

裏市城在

作翼天張



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

1937

No. 501

一九三七，三，二十 付排

一九三七，六，三十 初版

1——2000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實價國幣九角

——

這艘拖船給小火輪龍翔號拖着靠了碼頭，丁壽松就給吵醒了。

右手一直臥住他旁邊那個包袱，連那黑油油的長指甲都陷了進去。包袱布看來很有點年紀——灰裏帶黃，誰也看不出牠出世的時候原來是什麼顏色。上面綑着一道紅帶子，深深地嵌成一道槽，好像一個胖子給緊緊地勒着腰。

牠主人可很瘦，那件長衫彷彿掛在衣架上一樣。他腮巴凹進得很深，叫人疑心他老是在使勁吸着什麼東西。

他打個呵欠，嚥嚥嘴，把同艙的人掃了一眼。然後把視線釘到了船板

上，出神地想着什麼。稀稀朗朗的眉毛往上伸了一下，嘴角輕輕抽動着——愛笑不愛笑的。末了他噓了一口氣，於是把扁平的腦袋伸出窗子去看一看。

外面的陽光陡然往他臉上一拍——右眼給刺得直瞇着，下眼皮還顫動了一會。左眼可乾脆閉着：似乎周圍的肌肉有點嫌多，擠得牠睜不開。

瞧着岸上那些焦急的臉子，瞧着那些人搶着踏上跳板往船裏直衝，叫船上的都覺到了自己那種安穩不過的地位——幸喜自己佔了先。有些還在船艙裏拍着手打哈哈，指指那個給擠得落了後的女人，指指這個蠻牛樣衝着的男子漢，談論了幾句又大笑起來。彷彿他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來這一手。

丁壽松也微笑着。他裝做格外閒散的樣子——居高臨下地看着熱鬧。有時候對那笑着的幾位會意地看一眼。

那些人好像要在他姓丁的跟前特別討好，擁得更加起勁了些。個個人

都用手推着前面的脊背，用嘴叫着，向同伴招呼着：叫人覺得這地方出了什麼大禍害——遲點兒就逃不了命。

等到上船的人漸漸多了，丁壽松這才對誰裝鬼臉似的——霎霎右眼，縮進了腦袋。右手把包袱挪過來一下，讓牠緊貼住了自己的屁股。一面用提防着什麼的眼色打量着擠進艙來的人。

那多半是些粗傢伙，是些泥腿子。他們身上還蒸了一股汗味兒。

他忍不住把下唇窩了起來，成了一把湯匙，彷彿要把嘴裏那些殘餘的夢涎兜住了不叫漏掉牠。爲了怕有個把粗人坐到他身邊，或者竟請他拿開包袱撥出個空座來，他於是又閉上眼睛。

窗口飄進了一陣風。一些黑屑給捲了進來，就簡直是些活東西——不輕不重地往人身上撲，跟手還帶彈性地跳了跳。於是一陣什麼野花香氣也漏進了窗子，還混着大糞味兒。船身輕輕地盪着：底下河面上暗暗發出那種低沈的叫聲，聽去覺得牠是在對誰訴苦。

各色各樣的人還是往艙裏擁。夾在中間的一位帶瓜皮帽的先生——煩躁地皺着眉，拿肩膀撞開別人的肩膀，腳端着別人的腳——讓身子擠到前面來。他那隻圓泡泡的鼻子發了紅，大聲叱斥着——擠什麼呀，混蛋！把旁邊一個鄉下人一推，自己又逼進了一步。

丁壽松睜開了右眼。他旁邊這空地方反正要給別人坐去的，他就選上了這位戴皮瓜帽的先生。他搭搭那位的馬褂袖子，一面把包袱移到自己腿上。

那個嘴裏一直嘟囔着，用着些挺文明的字眼罵了開去。並且還橫了碼頭上的巡警一眼：他怪那些吃公家飯的連秩序都維持不了。然後又惡狠狠地瞧着那些落在他後面的人。

可是到處都滾着亂糟糟的叫聲。那些客人一擠到跳板盡頭，就很重很起勁地往船裏一跳。好像他們已經第一步踏上了一個安安穩穩的太平世界——表示着一種了不起的決心，表示着一種得了救樣的快活似的。

丁壽松連左眼也開張了一小半——動手來打量來身邊這位先生。脊背可緊緊貼着後面：那匍匐匍匐的響聲震得他挺舒服，竟有在剃頭店裏給槌着背的那種派頭。

他到底是個什麼脚色呢，這位先生？整船的人——怕祇有這一位先生跟他丁壽松談得來。

現在上船來的都已經坐定了。有幾個祇能拿尾舐骨貼着坐位，擺出付登坑的姿勢來撐住自己的身體。這兒那兒都在咕嚕着，像是給擠壓出來的聲音。

於是這位先生把屁股往右邊推動的一下——叫自己別儘擠着丁壽松。接着取掉了瓜皮帽，讓他那禿腦頂來冒熱氣。

丁壽松也往左邊聳過去些，並且在屁股上用着勁，不讓別的人來動搖他倆的防線。他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隻發紅的鼻子，還在嘴角上掛着微笑——等那位坐穩的先生掠過視線來。

到底——那位先生來招呼了他。好像知道天數派定他倆會做朋友的，很自然地對他點點頭。

『你這位先生——也是上城裏去的吧？』

丁壽松趕緊把後腦離開了板壁，笑着皺皺眉毛。他早就打算要說一大篇話了：

『是的，噢，唉。人家硬要找我，真是的！我——我——敝姓是丁。尊姓呢？』

『何。』

這個就挺內行地問；

『何？人可何啊？』

接着用食指在包袱寫着，下唇往外兜着，好像要不這樣——就記不住的似的。

有幾張臉抬起來看着他，大概他們都想要知道他是個什麼來頭。他決

計要跟這姓何的談談。爲了要表示自己的身分，並且要來得客氣，他就叫別人『仁兄』。

『你這位仁兄也是到城裏？ 在哪塊發財的？』

別人張一張嘴還沒吐出聲音，他又搖搖腦袋，吸足一肺的氣談了起來：

『我呢——我是不願意上城裏去的。公家飯實在不容易吃，我不瞞你說。人家談起來：哦，做官哩。其實啊——沒得玩頭，唉。……有什麼法子呢，不看魚情看水情，唐老二硬要找我去嘛。……唐老二你曉得的吧，柳鎮唐家的？』

這裏他掃了所有的人一眼，把個頸子撐得挺直，眼睛裏發着光。

『唐啟昆麼？』那位仁兄注意地瞧着他，掏出了一支紙烟也沒去點火。『他跟你是一——？』

等丁壽松開了口，何先生才插燃了洋火。那支烟給揉得皺着彎着，歪

頭扭腦的活像一條蚯蚓。可是他用很快的手脚點着了，趕緊就把火柴梗一扔，彷彿這些事都要瞞着別人幹的。

丁壽松可在溜着嗓子直嚷，眉毛幾乎打眼睛上飛了開去：

「是啊是啊，唐啟昆。他是我們親戚。我看他們唐家裏是——」
「啟」字輩裏就祇出了個二少爺。好的不在多，一個抵十個。人家說起來：我家姑老爺死得早，可惜哩。其實……」

「你家姑老爺？」

「是啊。哪，就是那個吶——唐大少爺，你總曉得的吧？噫，大少奶奶就是我們丁家的。……」

他似乎聽見有人在咕里咕嚕，顯然是談着一位什麼大人物。那幾張醬油色的臉子在對面幌動着，偷偷地看着他。

於是他閉了會兒嘴，把狹長的臉子仰起點兒。

那位何先生好像要湊趣似的，一步緊一步地要把丁壽松的來頭盤出

來：

『那麼你這位先生是……丁仲騷是你的？』

『平輩，平輩，』丁壽松等不及地趕快接嘴。『我們是堂房兄弟，我們是——嗯，嫡堂的。唐二少爺比我小一輩，總是「松大叔，松大叔」的恭恭敬敬叫我。我叫做壽松——木傍松字。我呢……』

聽的人可移開了視線——釘着前面出了會神。然後使勁抽了兩口煙，把煙頭火捻熄，用種挺謹慎小心的勁兒藏到了衣袋裏。

丁壽松睜大了右眼——巴巴地看着對方。嘴巴張開了一半，下唇水潒潒的，一掀一掀地在動着：顯見得那一肚子話是實在關不住的。

畢竟那位何先生轉過臉來了。他問到了丁仲騷近來怎樣，問到了丁仲騷的兩個兒子。看來丁家的事他很明白，很關切。可是臉上擺出一付滿不在乎的神情，祇瞧見他眼睛在閃着。

丁壽松幾乎站起來。手在包袱上一敲，大聲叫：

『哪里！哪里！丁仲臨哪里有兩個兒子！……呢，他祇有一個！真的，一個！』

於是莊嚴地看着對手，準備着一場激烈的爭論。一面頂起了臉子，把滿臉的人都掃了一眼，似乎要找個把脚色來幫他衛護這個真理。

一會兒他又心平氣和地說下去：

『哪，我告訴你嘎：兒子倒真的是有兩個，不錯哩。其實大的那個——早已八百年就過繼給大太爺了。他自己光祇留下了小的，他啊——哼，真是的！什麼都不懂……』

『就是那個丁文侃啊？』

『噯，你這位仁兄！』丁壽松苦笑着，沒辦法似地拍拍包袱。『大的才是文侃哩。文侃是過繼的那個。小的是文侯——城裏的人個個都認得他：嫖呀賭的他行行精，祇會花錢。窮人生個富人體，真是沒得法子，唉！』

他搖搖頭。他怕別人這裏會打斷他，就又趕緊接了下去——有條有理地敘述起丁文侯的事來。腦袋往何先生那邊湊着，苦着一張臉，壓着個嗓子，彷彿在報告什麼祕密。聲音仍依舊很大，連艙門外人都聽得見。

那一位在鼻孔裏「唔」着。耳朵給震得有點難受，直雲着眼睛。有時候要插句把問話；

「真奇怪，文侃有錢給他去嫖麼？」

「文侃給他錢？——文侃哪里來的錢！我們這位文侯少爺呀——唉，真是的！偷呀搶的他都來，不瞞你說。」

接着丁壽松用種挺嚴肅的臉嘴聲明着：並不是他歡喜把丁家的醜事傳揚開去，他祇是討厭這個敗家子。這裏他苦笑了一下，拿兩隻手背着急地敲敲包袱。唉，真是。這小夥子已經活到三十六七歲了——可沒有一樁事做成的。

原來那位丁文侯也找過唐啟昆：想要謀個差使。唐二少爺當然不睬

他。一個正派人是看不起這些傢伙的。

『真的，他幹得了什麼事，幹得了什麼事！哼，還想做官哩！』

『他那哥哥呢？』丁文侃不管管他麼？』何先生搔搔頭皮問。

這回他沒答腔。祇把下唇窩了起來，左眼輕蔑地看着。

忽然艙外面起了吵聲，水手們奔上奔下地忙着。跟手龍翔號就發了一聲喊，好像對人威嚇似的。整個世界給震得顫動了一下，船艙裏的客人都發了一陣麻。

那位何先生往窗子外面瞟了一眼。岸上那些嫩綠色的秧子似乎叫他記起了一些什麼，小聲兒問：

『仲騷老先生還有一位小姐吧？』

『哦，小鳳子啊？是的。這丫頭長得倒還不錯。他家裏出女不出男，兩個女兒都好。怕是他家墳山有點那個。』

他睜大了右眼，讓左眼珠偷偷地露出點兒亮光——釘着旁邊那張圓

臉，對風水發了點兒議論。

小火輪給誰搥着那麼響了起來，河水也嘩嘩地叫着。於是又發兩聲喊，聲音直衝到了天上。什麼地方起了回聲——好像碰着了流雲給彈回來的。這艘拖船把身子斜了一下，就看見兩邊的岸慢慢移動，慢慢打旋了。窗口上流進了一股涼氣，叫客人們都覺得在大熱天喝了一碗冷開水的樣子。

何先生透了一口長氣，帶上瓜皮帽。他眼睛不看着丁壽松：

『他們嫁那位大姑太太——總有一點陪嫁吧？』

『唐家那個大少奶奶啊？』他鼻子皺了皺，把下唇兜出了些。『哼，陪嫁哩，他們看唐家裏家私大，死命地要攀親。哦，好，到婆家三年——就死了男人。命裏不招嘛，你有什麼法子！陪嫁？——哼，教洋人讀三字經——談不到。』

他看不起地掄了掄眼珠子，拿長指甲在水淥淥的下唇上一掃，向對面

畢卜畢卜一彈。屁股往左邊移動一下，好讓身子整個兒轉向何先生這一面。嘴裏背熟書似的：

『我們家連那位仲驢二爺啊——不瞞你說，真嘔死人。天不管，地不問，什麼事都讓他大太爺去做手脚。好嘍，做生意哩。我們那大太爺也不想——自己到底是不是個生意人。店一倒，連祖田也陪了出去。大太爺死的時候——張羅了好一陣子才開得成弔。唉，你看。……如今就祇剩下城裏那所房子，拿什麼做嫁粧，你說？』

閉了會兒嘴，他又談到他們丁仲驢向唐家裏借錢的事。然後伸長了頸子，把話鋒完全轉到那位唐老二身上。臉子興奮得有點發紅，嘴角上掛着唾沫泡。

可是何先生打斷了他：

『呃，你們仲驢老先生——他跟他大房總沒分家吧？』

『有什麼東西分呢？』丁壽松下巴一翹，擺出付當然這樣的臉色。